



母亲的花园

□秦钦儿

如果不是搬出了村子，母亲能将她的花园开辟到邻居家的院子里。新房子坐北朝南，独门独院，地势高出整个村子三四米。让风水先生始料不及的是，母亲没有按照他的意思，修砌院墙将房屋圈起来，而是在房前屋后种满了美人蕉，一溜排的，美人蕉阔大的叶子挨挨挤挤，形成天然的篱笆。

母亲在大门口的左右手各栽了一株桃树。桃树的品种不好，结的是毛桃，不好吃，花却开得很好看。三月间，半片天空都被桃花映红了，梦一样，招人驻足流连。清明前后，桃花谢了，花瓣落了一地，枝头长出狭长的叶子，再过几天，泛着青光的毛茸茸的小毛桃陡然冒出来，像婴儿攥紧的娇嫩的拳头，藏在叶子底下虚张声势。母亲找来一把锯子，踏上梯子，把已经结了许多小毛桃的斜干旁枝锯掉，用斧子在主干上劈个斜口，把从对面王家讨来的水蜜桃枝条嫁接进去。母亲一边做着这些，一边惋惜：“可惜了，才刚长出来的小生命呢，就废弃了，真是不舍得呢。”一种美好生命的开始总是以另一种美好生命的终结为代价，这亦是生命的美好之处吧？

有一天傍晚，乡村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路过，停在了美人蕉下，递过来一个包裹。包裹是从北京寄来的，拆开了，是一小包一小包的花种子，每个小纸包上都写着花的名字：十姊妹，虞美人，紫绣球，白芍药……舅妈的妹夫在北京地坛公园当花匠，花种子是他寄来的。母亲于是带领一家人刨竹子、劈篾、编栅栏、围花圃，她要把房前屋后开垦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王国，花果的世界。那个时候，父亲居然也是极听她的，由着她的性子，把窖了一年的农家肥都担到花圃里埋底肥，有时候还帮着她担。

种花跟养孩子一样，甚至还要精细些。施了底肥的花圃耙成一畦畦的，和泥印了营养钵，种子下在营养钵里，上面撒了油菜籽饼渣，草木灰覆盖，罩上薄膜防寒。待种子发芽了，掀去薄膜，连营养钵移栽到花圃里，花圃上方拱上一排竹篾片，再罩上纱网，滤光又防风，从纱网眼里匀下去的雨水，刚刚能湿花苗的根。出了月子的孩子见风就长，那些花儿也是。褪去胚芽的花苗，很快呈现出不同的叶片、枝杆，它们要长成自己的样子，该抽条的抽条，该牵藤的牵藤，该蔓枝的蔓枝，最后长成啥样子，谁知道呢？待到春暖花开，一切自见分晓。

侍弄花草的领导者是母亲，照管的责任落在大姐身上，她心很细。她会在牵牛花快要牵藤的时候，及时插上一根枯竹，在月季疯狂抽条的时候剪枝打杈，在凤仙花开的时候收集花瓣，加明矾捣成泥，帮村子里爱美的女孩们染指甲，她的人缘因此极好。我的任务就是给那些花儿浇水，用一担小木桶去到池塘边担水，浇遍所有的花花草草。池塘与我家的房子隔着一块油菜田，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，一个春天的蝴蝶都飞来了，围着那些花儿漫天翩跹，蝴蝶是那么多，那么多，在我家门前上空尽情抒发它们生命中短暂的辉煌，这些舞蹈全是冲着那些花儿们的，舞蹈的另一种意义是为新生命作媒介。我总喜欢呆坐在门槛上，看着那些花儿和蝴蝶出神，春天这么美好，要是能变成一只蝴蝶该多好啊！

母亲并不满足于培育京城的花卉品种，她还寻找与大自然的花草机缘，扛上锄头漫山遍野去挖。岸边的一丛野雏菊，崖下的一株兰草花，竹林深处的金银花，溪涧旁的几棵野姜花，都因了与母亲的一场场偶遇，被“招安”进入我们的大花园。花园完全是敞开式的——只有对面老王家的才小家子气，将花草圈养，院门上还拴条凶狠的黑狗。母亲说，种花就是给人看的，好看藏着掖着干什么。因此来我们家摘花的小伙伴特别多，有时候我都不舍得，母亲却拣大的栀子花摘了，扎在小小朋友的发辫上，走哪香哪。那些红的黄的金边粉的美人蕉开得特别娇艳，女孩子的裙裾似的。那些花居然是可以吃的，清晨的露水还未退去，太阳还未升起，那时的美人蕉正从浓睡中醒来，娇羞欲滴，拣一朵使劲往上一抽，花蒂处是根空心的管子，将管子含入口中一吸，一股清甜的花露滑入喉头，那是美人蕉积攒了全部的天地精华，呈现给人。

草木荣荣枯枯，一荣一枯又一年。那些山上挖来的野花经母亲的移栽侍弄，竟也开出家养的气势来。比如说原本漫山遍野不起眼的野蔷薇，一年挪一次窝，移栽到肥处，吸收了腐土里的精华，竟由单层瓣开成了多层瓣。篱笆上爬满的蓝的紫的牵牛花，混种后，一根藤上开出双色的小喇叭。金银花就更不用说了，一年四季，房前屋后不断花的娇艳芬芳。花开一季，所有的花都不肯错过自己的大好时光，都要热热闹闹地媲美一番。

如今母亲八十高龄了，以前的老房子早就荒废了，她和父亲也搬离了原来的村子，住到了城郊结合的道路边，门口只有一小块隙地，辟出了一个小庭院，母亲就利用这一小块地儿，还是种各种花儿。

哥哥电话里向我告母亲的状，说她弄那些花儿不仅把院子搞得一塌糊涂，饭都不吃，就躺到床上去睡了，还累到腰都直不起来。

只有我知道，那些花儿对于母亲来说，意味着什么。

抢晴

□桂海波

连续的阴雨下得人心情也糟糟的，朋友圈里很多人在秀各种烘衣服的妙招，微商们则不失时机推销烘干机、电热晾衣架等各种家电，我本着“断舍离”的生活原则，控制购买欲，把取暖器放在折叠晾衣架下，干衣效果也蛮好。经过多次尝试，我发现在晾衣架上覆盖一块床单，这就变成一个长方体的烘箱，能充分利用有限的热量快速烘干衣服。尽管如此，女儿学校里存放了半年的衣被还是我的一块心病，她的寝室是朝北的，被子可能已经潮得发霉了。

女儿去日本交换留学半年，2月24日回来。早在半个月前，我就天天刷杭州的气象预报，发现24日是晴天，心中暗喜之余又担心老天爷变卦。去接女儿之前，我早早地在手机备忘录里记录该做的准备工作，其中之一就是“带晒衣绳”，抢晴利用好每一片阳光。

24日上午，到浦东机场接上女儿，来不及好好端详，也不问她饿不饿累不累，先把计划中的头等大事告诉她：“中午到学校后，先晒被子衣服再吃饭，这样至少能晒三四个小时，明天开始又要下雨了。”

女儿对我如此周到细致的安排很不以以为然，笑着说：“我自带太阳回来的。”

到了她的宿舍，放下行李箱，我从随身包里掏出两根晒衣绳，叫女儿把衣橱里的被子取出来，拿到楼上去晒。她一摸垫被，吃了一惊，说：“怎么有点湿？”

我说：“今年杭州持续降雨百年一遇，宁波也差不多。”女儿的寝室在七楼，按道理，衣被不太会潮，但今年情况特殊，还好气温低，没有发霉已经是万幸。我们把枕头被子全部拿到顶楼的天台去晒，18层的女生宿舍楼只有4架电梯，这天是学生报到日，电梯上上下下非常繁忙，在等电梯的时候，我听到边上两个女生在闲聊，其中一个说：“我今天一早就把自己的被子拿上楼去晒，当时晾衣架还有很多空位，等我下楼来把你的被子拿上去晒时，几乎满了，才几分钟哎。”

我们樟村有句老话：“出门带根绳，万事不求人。”此刻，我口袋里两根绳子，心里笃笃定定的。乘电梯到17楼，再往上走一层，抬头望去，天台上晒满了花花绿绿的被子枕头，再看看前后左右稍低一点的学生宿舍楼顶，场景一样的壮观。

天台的晒衣架是固定的，几根水泥柱和钢丝扯起一个个长方形的架子，早已晒得密不透风，我掏出绳子，在其中一个长方形中间拉起横线，晒被子衣服绰绰有余，之后，我又下楼去把鞋子统统拎上去摊晒在地上。这时已是下午一点，我们筋疲力尽，肚子也饿得咕咕叫，但心里很是满足。

下楼，和女儿一起去附近饭店吃米线时，我还在计算着时间，说：“到太阳西沉还有三四个小时，饭吃好我们再上来一趟，把被子翻一下。”

晚上回宁波时，虽然很疲惫，但抢得了半天阳光，我心里像是打了场胜仗似的很是喜悦，一寸阳光一寸金，感觉就像是赚了一桶金。

总第6621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 essay@cnnb.com.cn